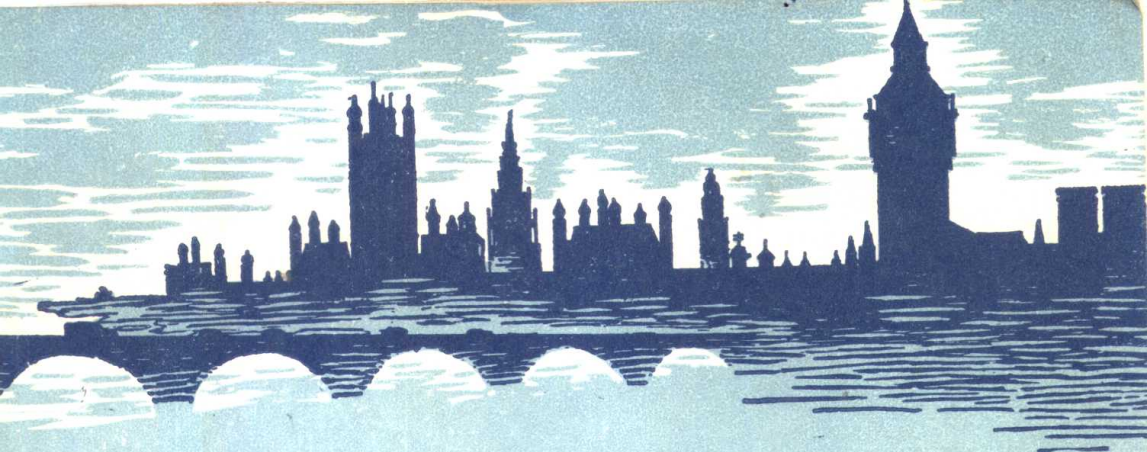




雾

都

幽

灵

〔法〕

戴维·罗兰著

杨松河译





雲

都

幽

靈

雲都幽靈



雾 都 幽 灵

〔法〕戴维·罗兰 著

杨松河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六月

DAVID ROLAND
L'ETOILE ROUGE SUR LONDRES
PRESSES DE LA CIT'É
PARIS

雾 都 幽 灵

〔法〕戴维·罗兰 著

杨松河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1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6³/₄。字数14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5319·42 定价：0.95元

内 容 提 要

深夜，伦敦附近发生了一起惨不忍睹的谋杀案，死者为英国海军某研究所军官伦道夫。由于该研究所接连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英国反谍机关对伦道夫之死展开了追踪、调查；结果发现苏联暗藏在英国的一个组织严密、手段奇特的间谍网，其前台人物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钢琴家玛格利特。她专门勾引英国从事尖端科研的教授和军官，使用技术手段攫取英国核导弹、潜艇及细菌武器的绝密情报。英国警方经过艰苦、缜密的推理、侦察，并借助于现代医学技术，终于解开了这个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间谍之谜。

小说文笔细腻，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出人意外。对我们了解大国之间不择手段的间谍斗争、提高革命警惕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 一 章

格里戈里·麦克霍夫心中不快。他必须下令杀死一个人。而每当他要下这类决心时，都会感到一阵痛苦。

他又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那份精心打印的报告，盘算着一种遁辞。但是，多年为苏联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足以告诉他，他是不可能找到借口的。

他叹了一口气。他从来也没有想真心实意地干这个行当——但这并不抹煞他那公认的工作效率。恰恰相反，人们知道他是“对外”机构中的一名出类拔萃的情报人员。“不过生活是稀奇古怪的。”他自言自语，闷闷不乐。

杜妮娅·琳斯卡雅走进他的办公室，将一卷档案放在他的面前，格里戈里·麦克霍夫懒洋洋地瞅了她一眼。她是他的直接合作者。她穿着灰短裙和薄衬衫，显得那么娇媚，那么动人。女人的这身打扮很惹麦克霍夫喜欢，他象以往多次请求她那样，情不自禁地问道：

“今天晚上，我还有一张歌剧票，琳斯卡雅同志。陪我去好吗？”

“谢谢您的建议，麦克霍夫同志。不过我已经答应和玛利娅·科斯科娃同志一道去了。”

她以大方的莞尔一笑来安慰他，以弥补刚才的解释，尔后就匆忙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麦克霍夫又叹了一口气。姑娘甜丝丝的笑容并没有使

他精神振作起来。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个女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伴侣。这是合情合理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多大区别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是劳动的奴隶，在那里，妇女要想挣面包度日就得依附资本家老板。难道有一个西欧妇女敢对她的老板说声“不”吗？老板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打发掉，逼她挨饿。资本主义意味着：腐化——对待人就象对待牲口一样。

这么一想，麦克霍夫提起点精神，着手研究摆在他面前的报告。他第二次审阅第3706号谍报员专案。

3706号五岁时就开始了间谍生涯。他的父母——哥萨克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于是国家负责抚养这个孩子，就象国家负责哺育所有的孩子一样。作为一个哥萨克，这孩子生性爱马，在教育他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到他的这一特性。

人们为3706号谍报员选择了德国的籍贯。由于战乱迭起，为他伪造一张身份证是很容易的。人们把他送到波尔什索一所苏联准间谍学校受训，用德语和俄语上课。当他进入正规的谍报学校时，讲德语同讲家乡话一样流利。

他有着第一流的骑术教练，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就能表演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了。二十四岁时，他身上带着足以证明他是德国籍的一切必要的证件，参加了一个著名的马戏团。由于他的表演技艺高超，已能开始周游世界、面对着苛刻挑剔的观众表演了。谁会怀疑，在光马背上表演的非凡的骑术只不过是用来掩护他的一项重大的间谍活动呢！

3706号谍报员对苏联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格里戈里·麦克霍夫面临的问题是简单的：该

不该让3706冒一次风险？

因为他确实处在危险之中！3706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开抛头露面的时候，同伙间谍则给麦克霍夫拍来一份令人胆寒的电报——由于苏联在阿根廷间谍网中一个名叫普雷·维嘉的小特务的疏忽，引起阿根廷反间谍机构对军队行政人员的注意。他们以非凡的准确性，对或多或少同维嘉直接接触过的所有人员展开调查。事实上，对维嘉的怀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维嘉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但只要阿根廷警察稍微认真地调查一下，就有可能危及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整个间谍网。3706号谍报员甚至有被揭露的危险！

维嘉经不起严刑拷打，不可能不开口。拉丁美洲的人不太开化，麦克霍夫想。警察要想得到口供，只要略施小计便唾手可得，不必挖空心思点子。

审讯时，在手指甲下面扎锥子或用其它酷刑，人们只能对人种感到失望，只能看到普遍的爱的梦想土崩瓦解。

格里戈里·麦克霍夫举棋不定，但时间并不长。他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报将被译成密码，通过无线电发往南美洲。这是干掉普雷·维嘉的命令。然而麦克霍夫已不再闷闷不乐了。事实上，这是他对维嘉的一种优待；即使维嘉向阿根廷反间谍机关交待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也还是要死的。现在，他只不过早死一会儿，但却死得安宁，死得体的，不必受刑，是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一旦作出决定，麦克霍夫便把它置之脑后。这对他来说易如反掌。这是他摆脱精神烦恼的诀窍。于是他又开始研究一份有关他的常驻英国的谍报员的报告。

麦克霍夫笑了。他很喜欢管英国这摊子。与英国人打

交道达到何种程度您总是心中有数。他们是那样的文明。假如他们逮捕一名间谍嫌疑犯，他们仍然以礼相待。不存在严刑拷打的问题。甚至间谍嫌疑犯有的时候还享有优待权。格里戈里·麦克霍夫想起苏联商务处的两名人员被捕的情景，他们正是作为间谍嫌疑犯被捕的——人们只说他们轻微地触犯了英国的法律，而没提到间谍。当时这事还闹了一场小风波，因为其中一位嫌疑犯被捕时多少有点惊慌失措。他稍微受了点伤，英国当局却因犯了一次严重的过失而不安。当局每隔一小时就给苏联驻伦敦大使送来医疗报告，说明嫌疑犯的健康状况，并不厌其烦地解释逮捕有关人犯时使用武力有充分的权力和根据。这些繁文缛节弄得苏联大使烦恼不堪。

然而，格里戈里·麦克霍夫认为，克制、谨慎是英国人值得称道的一种性格。但是，如果说他对这种保守性怀有敬意的话，那么，他对产生这种保守性的动机则是冷眼相看的了。

英国只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金钱是它的主要发动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有可能被推到最糟糕的极端。大凡合乎逻辑的思想只能对看重钱财的英国人所具有的矫揉做作的态度表示蔑视。英国人在许多方面是完全正常的，合乎逻辑的，知情识理的，但提到金钱，就不顾天理良心了。伯吉斯和马克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几年之内，他们就先后出卖了自己的祖国，刚露马脚就逃到苏联来了。可是……英国当局却毫不犹豫地同意将他们在国内的钱汇到国外去！

至于戈登·兰斯代尔，那就更干脆了。人们指控他是间谍，监禁的时间特别长，最终是为了用他换回一名英国

间谍。兰斯代尔回到俄国后，写他的回忆录，不吝笔墨对英国人极尽嘲笑和蔑视。而大不列颠竟允许发表了这本书！人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效率：出版兰斯代尔的书肯定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之？既然英国出版商乘机捞了一笔钱，他们自然不好拒绝付给兰斯代尔应得的稿酬。于是英国人把作者的版权寄到苏联来了！

麦克霍夫煞住了自己的思绪，重新回到他的卷宗中来。他的常驻伦敦的谍报员工作漂亮极了。长年地培训和安插这名谍报员所作的准备工作已经收到广泛的回报。网已撒开，并卓有成效。他所提供的关于英国在生物战领域的研究方面的大批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节约了苏联科学家好几个月的时间和数百万卢布。

格里戈里·麦克霍夫喜形于色，开始翻译最新收自伦敦的一份关于生物战的密电，然后在电文的左上角批示：“交斯大尼史拉斯教授。急。”

他高兴了，又对他的常驻巴基斯坦的谍报员寄来的微型胶卷展开攻势。他早已把刚才为了确保3706号谍报员的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不愉快的决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 二 章

正当格里戈里·麦克霍夫思考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荒唐时，英国安全部门的若干成员却在召开一次正式的、特别重要的会议，开会的办公室设在白厅^①一个非常秘密的角落里。会议由爵士肯尼思·贝里克中将主持，他主管苏联方向，是军队反间谍机关的头目。

这个人实在矮小干瘪，但一双栗色的眼睛却炯炯有神。他牢记自己的职责，阴郁地挨个打量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大不列颠的命运事实上就维系于他们的手中，因为他们拥有在危急的情况下宣布进行战争的权力。

“先生们，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屈服于事实，”他心情阴郁地说。“我们摧毁兰斯代尔间谍网之后，以为已经掌握了苏联人的伎俩，足以一劳永逸地阻止他们在我国落脚。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再次面临着一个精心策划的间谍网，他们正源源不断地将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送往铁幕的那一边。”

海军反间谍头目艾伯特·克劳准将紧蹙眉头，恼怒地说：

“我已经两次审查了我的机构，并下达了成打的命令进行深入的调查。我们加强了安全措施，有几个星期甚至

^① 白厅(Whitehall)系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

达到荒诞可笑的地步。”

肯尼思爵士的脸上闪过一阵淡淡的阴影，他打开摆在面前的备忘录。

“这是我们在莫斯科的谍报员最新的报告。情况比我上次会上对你们说的还要糟。”他声音颤抖，很快地念了起来：“在阿尔巴特·斯特里特科学院特别保护下的超级机密试验室定期收到剑桥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报告。W·I·格拉朱霍夫和G·F·斯大尼史拉斯教授现在直接归国防部吉拉希洛夫上校领导。他们专门研究从剑桥获得的情报。”

肯尼思爵士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办公室，只见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分清楚从这份报告中会得出什么样不可避免的结论。他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

“苏联情报部门金鸡海军基地得到英国裂变核潜艇计划的‘最高机密’级情报。报告一到手，立即交S·V·莫洛索夫海军准将处审查：他手下有一帮专家和技术员，专门研究如何将英国人的发明创造用到相应的苏联武器上去。”

肯尼思爵士猛然摔下卷宗，神情颇为激动不安。

“我不知道诸位是如何看问题的，先生们，”他严酷地说。“但你们不能无视这种危险：当俄国人利用我们自己的专家的发明武装起来，并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成问题啦。”

空军少校塞西尔·莫里默往烟斗里装填着烟丝：

“如果特别部门用得着空军反间谍机构，我们将全力以赴给予协助。”

“我们应当组成一道联合防线，”肯尼思爵士说。“我们

碰到一个组织异常严密、效率惊人的间谍网。我们必须把它摧毁。我们绝对有必要集中我们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MI 5^①，MI 6^②，苏格兰场^③，军事反间谍机关……一齐动手！”

“您对我们俄国的谍报员真的有把握吗？”莫里默少校问。“泄密真的象您说的这样有鼻有眼吗？会不会是俄国人故意向我们的谍报员提供假情报呢？”

肯尼思爵士语气强硬地回答道：

“这一切我都进行了调查和复查，我们在那里有三个各自独立的谍报员在工作。他们三个人的报告是不谋而合的。我感到最为惶惑不安的是，俄国人并没有采取丝毫的防范措施来防止我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他们对自己的组织深信不疑，我们知道不知道都无关紧要似的。先生们，让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情况是很严重的！”

① MI 5：英国保安局第五局。

② MI 6：英国保安局第六局。

③ 苏格兰场 (Scotland Yard) 伦敦警察局的别称。

第 三 章

潜艇员伦道夫沉着脸坐在二等车厢里，叉着腿，通过水渍斑斑的玻璃窗，茫然看着一排排电线杆向后闪过，夜色降临到新雪覆盖的原野。他独自一人坐在包厢里，包厢散发着烟叶的味道。暖气供暖不足，伦道夫直打冷战，他翻高衣领，开始跺着脚取暖。

他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突然又感到一阵恶心。自从那可恶的事件发生以来，他就一直没有舒坦过。以前，职业称心，军衔如意，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黛安娜告诉他可能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使他非常高兴。一个远地表兄刚给他留下一小笔遗产——他用来偿还了新住宅的一大部分房租。生活似乎是美好的。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这个令人丧气的电话！

伦道夫还记得那刻板、冷淡的声调，以及命令他某时到某地的声音。他原以为是有人恶作剧，于是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回话，想试探出是谁在捣鬼。但那人并没有住口：

“您不赴约可就不对了，伦道夫！”那人冷冰冰地对他说。并补充了一句：“记得敖德萨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上了。

他顿时感到有一块冰沿着脊梁骨由上往下趾溜。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上好半天了，他仍手抓话筒，呆若木鸡似地站着，直到女电话员把他唤醒为止。

“记得敖德萨吧！”印象太深了！他不会把它忘掉。恶梦依然历历在目，尽管时间已是那样久远。

那是他年轻当水兵时首次在一个苏联海港上岸的事情了。他当时还不太懂事——但哪个年轻水兵懂事呢？多喝几口是青年人的欢乐。他同一大帮苏联年轻水兵混在一起。这是一群穷寻开心的小伙子们。他们买了伏特加酒，到处为别人的健康干杯；他们在酒店或酒吧间转来转去，同黑眼睛的漂亮姑娘跳舞。对那天晚上的回忆越来越不清楚了，最后很快只成了一个黑窟窿。

接着，他首先想起在警察局的情景。他喝得口麻舌燥，连头发根都感到难受。脑袋迷迷糊糊，他已不能进行正常的问答了。

警察局里有三个民警，他们穿着长大衣，戴着软绵绵的帽子。突然间，敖德萨收起了滑稽可笑的面孔。一切都变得冷酷无情。

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男人用无瑕可击的英语对他进行审问，而他自己的回答却结结巴巴——因为他头疼难忍。他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军衔，船名，并渐渐知道了自己犯了什么罪。

他惊恐万状。他刚才在众目睽睽之中扑向一个已婚的妇女，并撕下她的上衣。她的丈夫上前来保护她，他毫不犹豫地用椅子将她丈夫打翻在地。对这一切，他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她的丈夫却认准了他。那男人就在眼前，脸色苍白，一副余悸未消的神情，头上扎着绷带，对他的老婆所遭到的凌辱愤愤不平。女人也认定是他干的。她长得倒是非常漂亮，但却用轻蔑的目光盯着他。

伦道夫知道这笔帐肯定是要算的。英国将把他开除出

军队，这已经够倒霉的了。但在俄国，他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戴眼镜的小个子俄国人向他指出了他的错误之大；苏维埃联盟，十分关怀它的公民的权利，不能容忍有人侵犯苏联公民。对反社会的违法行为的惩罚是特别严厉的。他拿出刑法的条文给伦道夫看。还没听到说明，就看到上面有“西伯利亚”一词，伦道夫泪如泉涌，心想这下完了，休想再看到已经不年轻的父母了。

苏联人将他秘密拘留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又带他到戴眼镜的小个子面前。孤独寂寞打消了一切反抗的念头，他准备逆来顺受。最后的摊牌并没有那样可怕，不过如此而已：俄国人没有要他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作为回报，他必须向俄国人提供一切他可能经手的海军战略情报。

听到这一要求，伦道夫跳将起来。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水兵，他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船上任何其他人员都有。他怎么能干危害大不列颠的事呢？再说，他身上一点机密也没有！不过，不答应，他是逃不出虎口的，因为俄国人还要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必须亲笔写一封信给苏联当局，自荐为俄国人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当俄国的间谍。但他没有犹豫太久，刚才拘留所的情景仍在脑中浮现，西伯利亚离此并不远，而自由的前景从来没有象这样温暖着他的心，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按照戴眼镜小个子的口授写了信，并在自己的签名下面按了手印。

此后，一切恢复了正常。俄国人把他送到一家医院去治疗。他们通知他的上司，说是在一条街道上找到了他，他患有健忘症。而后不久，人们把他送回船上，船上的医生宣布说，他“健康良好，可以服役”。

回到英国以后，这段历险除了象一场恶梦之外，没有

留下任何痕迹。物换星移，年长日久，他几乎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几乎是一干二净！

而就在这时，有人却打来电话约他去会面。他俯着身子，倚着泰晤士河靠近艾伯特大桥的沿河栏杆，看着灰色的水浪缓缓流去，直到一个化名柯尔比的人不动声色地靠过来。他象敖德萨的警察那样，穿着长大衣戴着黑软帽。

“继续看着水浪！”柯尔比冷冷地、不动声色地说。

“您别浪费时间了，”伦道夫回答。“我对您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呀。”

“如今，您不是在一家从事潜艇研究的保密单位干得很好嘛？”

伦道夫突然感到浑身瘫软。他吱吱唔唔地说：

“我调来的时间很短。我没有任何秘密的东西。”

“您是在A7处工作，”柯尔比斩钉截铁地说。“对别的情况您可能一无所知，但您可以接触‘北极星’潜艇的报告。”

伦道夫深深吸了一口气，干脆把自己的决心痛痛快快地说了出来：

“我来见您只为一件事情：告诉您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懂吗？”

但柯尔比对伦道夫的话并不介意，依然没有表情地接着说道：

“您不用同任何人接触，但会通过下面的方式收到对您的指示：人们会告诉您在什么地方和怎么样找到有关的信箱，那里有与您有关的指示，并且告诉您怎样译读。”

伦道夫转过身来向周围打量了一下：

“请让我安静点，要不我就喊警察！”

“转过身来，继续看着泰晤士河！”柯尔比命令道，毫不